

阅 读

第八期

楚雄州妇女联合会

2020年8月31日

本 期 目 录

- ☆ 古道上的赛装盛宴
- ☆ 一次搬迁，一世脱贫
- ☆ 烙印般的乡愁
- ☆ 致敬！与牛相伴的青春岁月
- ☆ 我的父亲

古道上的赛装盛宴

作者 陈怡谷

“赛装赛到日头落，跳脚跳到月当空。阿哥跳烂千层底，阿妹跳破绣花鞋。情歌赛过百灵鸟，阿哥阿妹连理飞”，这是直苴赛装场上打跳的唱词，也是直苴赛装场景的生动描绘。当这些字眼在我脑海中沸腾蔓延化为一幅幅生动画面时，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很想见证这一千古赛装场面。村里有个赛装场的永仁直苴村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以彝族刺绣和彝族赛装远近闻名，与一样远近闻名的石羊是近邻，那里古代盛产盐巴。驮盐的马帮商队要经过直苴、中和老街子、阿乍尼老街子、干树子，过金沙江，把生活必须的盐运往四川去。吸引着八方游客的直苴赛装场就是在这样的古道上产生的，千百年来，它发展着、变化着、丰富着……

在一年一度的赛装盛宴来临之际，我和一群“摄友”结伴而行，开始了我们中和直苴“赛装节”之旅。跟着光影的脚步我们在正月十四下午柔和的夕阳里认真解读着直苴村落，一片片古老的民居，土基瓦片房、木垛房，一丘丘梯田错落盘旋至山顶，村庄在下午金色的阳光里熠熠生辉。如果不是连年的干旱，梯田在这早春时节该是怎样的生机盎然。但这些并不影响这座古老村落神秘静谧的美和童话般的气息。

走在村巷里，高高的土基墙，通透的木垛房，成堆的柴垛和四下里游走的鸡群都诉说着村庄的和谐和幸福，间或在酸浆草盛开的墙角走过一群或一个彝族盛装的女子，长长的辫子、艳丽的服饰，黝黑却又俊俏的脸庞对你报以浅浅的、羞涩的一笑，仿佛已带着你走进了童话世界。

这一夜，我们在“摄友”亲戚家饱尝了原汁原味的苦荞粑粑蘸蜂蜜，坐在红红的火塘边，吃着烧洋芋和直苴核桃，大碗地喝着米酒吃

着腊肉，听一位老彝人唱梅葛调，满口的彝话我一句也没听懂，那种近乎原始的唱腔从胸中喷出，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没有流行音乐的无病呻吟却是内心情感最真实的表露，高兴那是由胸中发出的来自灵魂的快乐，悲伤那也是无遮无拦的倾诉，也许这就是天籁吧，最真实的、质朴的、没有任何修饰的声音。

十五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等待着第一缕阳光的光辉与赛装场结合的精彩。踏着阳光而来的是一路烂漫的山花，那便是直苴服饰的魅力了，从头上戴的鸡冠帽到脚上穿的绣花鞋无不绣着艳丽的马樱、山茶和色彩斑斓的山水人物，就是身后那片围腰带也绣满了花缀满了绣球，一路走来山花跳跃，银饰与腰带波光鳞动，满眼的粉红艳丽。开着货车满载而来的那是准备摆摊的生意人，背上背着“长枪短炮”的是各级媒体和摄影爱好者，一路风尘仆仆赶来的有观光的游人，有高个子，背着背包皮肤白皙的美国人，有附近村寨的汉族、傣族、傈僳族和苗族，都为着这场春天里的赛装节来这里相聚。关于赛装节的来历有一段美丽的故事，传说彝族先民朝里若、朝拉若发现直苴是片肥沃的土地，适合生息繁衍，于是带领族人来到直苴过上了幸福生活。两兄弟也因此成为族里的英雄，长辈们张罗着两兄弟的婚事，两兄弟却说，谁能秀出直苴美丽的山水，就选谁做新娘。于是就有了这场赛装选美的节日，比的是姑娘们的心灵手巧。

延续千年的赛装节开始了，真可以用热闹非凡来形容。毕摩杀鸡祭神祈福，随后葫芦笙响起来，一支支赛装队相继出场：第一支是老倌队，跳的是最古老的彝族男人舞蹈，彝族男人粗犷的舞步，庄严肃穆的神情，好像在向祖先汇报着这一年的生活。第二支是老奶赛装队，是最传统的彝族服饰展演，是后辈们的典范。第三支全是背着小孩的少妇赛装队，背上的绣花把背美奂绝伦，装满了温暖和智慧。第四支

是儿童赛装队，耳濡目染的熏陶使得赛装文化代代相传。第五支是少男少女赛装队，这是赛装队中最靓丽的队伍，赛装也是青年男女互相认识的平台。赛装完成后是各项技能大比拼：彝族刺绣比赛、顶肩赛、风情树藤拔河赛、彝歌对唱……

白天的赛装场是喧闹的、沸腾的、开放的，上千人打跳，上万人观看，放眼望去一片山花迷人眼，上至八旬老人下至嗷嗷待哺的婴孩都在感受着节日的欢乐。山街上卖各种日用品的小贩不用大声吆喝，购买的人也是络绎不绝，最好卖的是羊汤锅，来者皆是客，谁会错过那鲜美的羊汤锅啊，都会一吃为快，尽情享受。

夜幕降临，民间真正意义的赛装节才算开始了。夜晚的赛装场是属于青年男女的，是属于爱情的。踏着笛声，月辉下是整齐而有律动的人影，与中午喧闹的赛装场截然不同，夜晚的赛装场静谧、神秘还带着一丝丝羞涩。赛场边的颠朴古树慈祥、温柔地见证着赛场里即将上演的一幕幕爱情故事。短笛、葫芦笙轻轻地响起来，在空灵的夜里如召唤的精灵，青年男女寻着笛声来，一圈、两圈……打跳的队伍围得密密匝匝。女孩子全都身着正午的盛装，不同的是头上多了一块围巾，遮得脸儿严严实实，只露着一双晶莹的眼睛。男孩子有的拉着姑娘的手跳得从容幸福，有的却很焦急地四下游走，原来他们是在寻找中午赛场上的意中人，苦于女孩子全都蒙着面，不容易找到。中午的赛装，男孩子们早已将心灵手巧的意中人装进脑海，就等着夜晚来约会。女孩子则在竞技场上也早已相中了身强体壮的劳动能手，如果两情相悦男孩子会很容易牵到女孩的手一起跳脚，女孩子也会用掌心传递示好的信号，如果女孩子不愿意男孩也牵不到女孩子的手。还有些找急了的男孩会取出包里的手电，轻轻地看一眼面前的女孩可是自己相中的那位，女孩子则佯装生气地瞪一眼男孩，男孩子的魂就被这一

眼给勾了去，他们就在这一瞬间走进爱情的殿堂。忽然想起那些南来北往的马锅头来，他们会不会一头扎进赛装场就再也走不出去呢？

一阵乐器想起来，一个高潮又掀起来了，月光下，那“嘞、嘞、嘞……”的跳脚声在寂静的山里显得异常清晰，像是大山的心跳，也像是大山的呼吸，是抛开世俗凡尘的放松与快乐，世间一切都不存在，只有跳脚的欢乐。赛装节是一场赛装比美的盛宴，是一场爱情的盛宴，更是一场民俗文化的盛宴。

这古道上的盛宴啊，是超然物外的盛宴！（永仁县妇联 张丽梅推荐）

一次搬迁，一世脱贫

作者 文芳聪

在福兴村，永仁县移民开发局局长把冷青年介绍给我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里的羞怯已经消退殆尽，大大方方地切下一块黄灿灿的芒果的正脸，果肉朝上，横两刀，竖两刀，像在石板上画一盘六子棋，双手托着，两个中指向上一顶，芒果肉就开了花，递给我，又花一块递给局长。就这样，我再次认识了这位曾经远居深山的冷青年。

我就是在进门时看见那只篾箩的那一瞬间想起冷青年的，那时的他，眼神有些躲闪，手脚有些慌乱。那是多年以前的一个正午，就在冷青年正要走出家门的那一瞬间，我们碰上拎着这只篾箩的他。那是一只用竹篾编制而成的精致篾箩，算是他家那时最精致的物件了。那时，我陪来永仁采风的作家到永仁县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淹没区各村各点采访，到过他那时还在江边沈家坪的家。沈家坪，是地处滇川交界金沙江大峡谷中的一个小山村，全村 32 户 161 人，几乎没有田，狭长的沈家坪子后面却有将近 20 平方公里的荒山草地，可谓地广人

稀，加上地处偏远，很少有陌生人来。

在沈家坪冷星福家被烈日和高温炙烤得透心酥的土夯房里，他羞怯中暗含怒气。那时的沈家坪，全村大搬迁在即，个个身上都有点火药味，连说话都要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起冲突。毕竟，故土难离啊！搬迁要动人家的根本，土地、庄稼、果树、老房、祖坟；毕竟，要搬迁到几百里外的一个陌生地方去生活，前途未卜。

原来，2012年4月16日，永仁县人民政府发布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淹没区搬迁人口界定公告，搬迁工作随即全面展开。面对整村搬迁，冷星福和所有淹没区人们的想法一样，对搬迁心存疑虑，拆迁工作一时陷入僵局。永仁县委县政府一面向省州汇报，一面以与修建观音岩电站的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沟通，商议把移民搬迁与扶贫工作一并考虑，要求做到一次搬迁，一世脱贫。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是中国水电改革的结果，是在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几经拆分合并、优化重组后建立起来的特大型发电企业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正是中国水电系统的改革大力促进了中国水电技术飞跃和中国水电业的大发展，才有金沙江中游水电的大开放，促进地方经济大发展，带动一方百姓走上脱贫致富路。政府和公司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把移民搬迁和库区移民的脱贫攻坚、产业扶持统筹考虑，统一安排。工作队做通了冷星福等几户人家的思想工作，搬迁工作打开局面。冷星福是有远见的，他从县委政府的决策里看到希望。一个产业致富的梦想在他脑海里形成，他想，新的村址选在县城边上，孩子可以在县城上学。至于生产上的事，大坝蓄水，抽水浇灌就成为可能。他盘算着，等领到搬迁补偿款就乘机更换芒果品种，在确权后的自家的荒山种上新品种芒果。再买了一辆皮卡车，平时住在城里，农忙时节才回沈家坪给芒果除草、松土、施肥、壮芽、疏果。

芒果成熟，走库区水路外销……

按照最后议定的观音岩电站大坝淹没区移民搬迁政策真正兑现下来，冷青年家的房屋、田地、果树等等补偿款不少，这是一笔以前想都没敢想过的巨款。第一次观音岩电站大坝淹没区实物调查登记早在 2005 年秋就开始了，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冷青年一家和村里的其他农户一样，种的是雷响地，收成不好，勉强温饱。和其他村民一样，坪子上的承包地里种了些芒果，但还没有挂果，现金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村里按照人口搞林权证确认，冷青年一家有荒山草地确认上证 457 亩。但是这几百亩荒坡在沈家坪村子后面高高的山坡上，要到深深的峡谷里的金沙江抽水浇灌，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所以一直没有开发。金沙江峡谷蒸发量大，山上长的都是红茅草，满山的红毛草红红的像着了火，只在雨季来临才绿一小段时间。

2012 年 4 月 16 日，永仁县人民政府发布观金沙江音岩水电站建设永仁辖地库区移民搬迁人口界定公告，搬迁人口界定工作随即全面展开，移民搬迁工作的落实进入实质性阶段。可是，面对整村搬迁，冷星福和所有淹没区人们的想法一样，对搬迁他处心里有抵触，拆迁工作一时陷入僵局。观音岩水电站是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中最后一个大型水电站，涉及川滇两省，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和西南水电基地建设的重要电源点，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供水、库区航运及旅游等综合利用效益。观音岩水电站总投资 306.96 亿元人民币，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总库容 22.52 亿立方米，建成后年发电量 136.22 亿千瓦时。在移民安置这一块，仅仅涉及永仁县的移民安置资金就达 1.3867 亿，要移民安置 3 个村委会 24 个村民小组 390 户 1384 人。2014 年 4 月 29 日，《永仁县人民政府关于

观音岩水电站下闸蓄水有关事宜的通告》发布，启动库底清理工作，大坝下闸蓄水，库区搬迁工作迫在眉睫。工作队先期做通了几户人家的思想工作，冷青年成为同意移民搬迁的第一批人员中的一员，搬迁工作打开局面。冷青年领到了房屋搬迁重建款，用一年多时间，按县上“统规自建”的要求，完成了迁居点的新房建设。和其他村民一起，2013年国庆节住进了建在县城边上定兴村三层独院小楼。就是在那个乔迁新居的大喜日子里，县里的领导、州县移民局的领导、结对联系的部门领导来到村里庆贺，和他们拉家常、冲壳子，帮他们理清发展思路，描绘未来蓝图。冷青年聪明有远见，他从县委政府的帮扶政策里看到脱贫致富的发展机遇，看到观音岩水电站大坝建成后，金沙江水位大幅抬升，抽水浇灌山坡上的芒果树就成为可能。如梦所愿，他根据自己多年芒果种植经验和掌握的市场信息，于2015年用领到的芒果补偿款重新开发林权确认后自家300亩荒山草地，种上了新的芒果品种——凯特芒果，第一批就种了8800棵，计划通过5年时间培强健壮树株，之后就可以让芒果挂果了。到了那个时候，农忙的时节就开车回沈家坪组织生产，给芒果除草、松土、剪枝、壮芽。到了2月份芒果花开，芒果结出来50天左右开始给小芒果套袋。孩子在永仁县城里上学，农闲时就住在定兴村，接送孩子上学，差不多成了半个城里人。

定兴村，一定会兴旺发达的意思，是县里一位领导给起的名字。它寄托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永仁县委政府对移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寄托着党和人民对贫困宣战的坚定决心。这是一个崭新而充满希望的新村落，清一色的三楼独栋小院，淡蓝色的墙体黄红色的琉璃瓦顶，掩映在绿树中。全村149户人家，538口人，居住在这149栋“小别墅”的居民全部都是从金沙江边的永兴傣族乡白

马河村委会的白马坪村、白马河村、灰打麻村和沈家坪村等几个自然村落移民搬迁到这里集中安置的傣族村民，就在县城的边上，属于永仁县永定镇小旱坝社区。他们都是城市居民身份，大多都在金沙江边有自己的芒果园，对兴旺发达的小康梦想信心满满。

住进定兴村 380 平米独院小楼的冷青年已不再羞怯，他对未来信心满满。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利用产业补偿款，第一期就种植了 8800 棵芒果，5 年后开始挂果的话，以平均每棵 10 公斤保守计算，每公斤芒果就算卖到 2 元左右也都是一笔不少的收入。负责这片搬迁重建的移民局长说，十年后进入盛果期，除去水电农药化肥劳力，平均每棵芒果卖到一两百元，那收入可就很理想了。他笑笑说，那要把天灾人祸除外。看来，冷星福对芒果种植的可行发生的意外还是有准备的。

一次搬迁，一世脱贫啊，这是真正的精准扶贫。我说你把家搬迁进城，把荒山开发成果园，要成个大富翁啦。他有些不好意思，同行的移民局局长插话说，他家不算最好的，还有更好的。

那也要等到 5 年 10 年以后啊，现在怎么过日子呢？面对我的疑问，冷青年带着金沙江边浓浓的傣族口音，侃侃而谈。他说，现在过日子主要靠这么几笔，一是长效补偿，每人每月 300 元；二是补偿款还有富余，对生活和生产投入还可以坚持坚持；三是政府调剂给福兴村的集体土地 168 亩整体出租收入的分红；四是农闲时务工收入……等等。总之，政府还是替我们考虑得挺周到的，紧是紧了点，但是有希望在啊。

我不由得从心里佩服这个曾经腼腆羞怯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冷星福。（永仁县妇联 山凤丽推荐）

烙印般的乡愁

作者 毛志品

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那些在旧时光穿行的老手艺人手里的老行当，烙印般镌刻在脑海里。

黄桷芽树下的铁匠铺

在我童年的记忆，印象最深的那是在村里老黄桷芽树下两位打铁匠的打铁铺的号子。

两位老人一人姓毛，是族亲祖辈级，毛添寿，另一位姓张，称张铁匠，尊姓记不清了，按彝族姓氏联名，饶宗保是长子的乳名，父亲就称饶宗颇，母亲称饶宗嫫，颇称男，嫫称谓是女人，很少叫汉人姓名。

黄桷芽树下搭了个小偏厦，十平方米左右，一个简易烧铁炉，打铁锤一个，蘸碎头石盆一个，几把铁钳，几把铁锤。风箱一具，常年累月，两位老人在这屋下叮当打铁声，呼呼的风箱声，谈笑风生，加工整个村邻的铁器农具、锄头、板锄、镰刀、杀猪刀、斧头小锤，所加工的农具及生活铁具还耐用、好用，村邻的三棵树，迤巴里，迤布苦的村民都找他们加工。

俗话说得好，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在农村打石头的叫石匠，打磨打石碑、打猪石槽；做竹器的叫篾匠，编竹蓝，编篾帽、编箩筐；能简单的画，画锅龙财神、灶君、写家堂叫副匠；骗猪骗牛，叫骗匠，他们一年四季多不在屋，唯有过年过节才在家呆一段时间，还往往做不完的人情债。

时光流逝，两位老人年迈，沉重的铁匠活有点干不动了，传给下一代人，又没有接手，只有停了下来，那铁匠铺无声无息消失了，但那棵黄桷芽依然挺立，显得苍老，仿佛诉说着铁匠铺的往事。

草鞋老汉张大榔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村里的花灯团编了一个花灯小戏《小四狗，打草鞋》，曾唱到了永仁苴却街、四川会理城。

张大榔头老汉的青壮年代，村里不管是较富有户，还是苦贫人家，都喜欢草鞋，上山砍柴，下地锄草，都离不开草鞋，翻山越岭，做工赶路，更离不得草鞋，草鞋轻便、透气、防水、防滑。更重要的是方便、实用、便宜，只要费点劳力，人人都可以动手打草鞋。

沿袭到现在，值得一提的是，乡村老人过逝，孝子不仅披麻戴孝，剃光头，还要穿草鞋守孝七天，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都要遵循这个规矩，不然族亲还指责你是不孝子。

张老汉年轻时，就是打草鞋的高手，家里穷，不敢奢望穿布鞋、皮鞋，但是出门总得不让脚受气，怎么办，自己动手打草鞋，这门手艺并不复杂，用不着去拜师学艺，只要看邻里打得多，稍一实践就熟练了，鞋鼻、鞋身、鞋跟、鞋耳等一手把山草搓紧，一手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反复穿梭，紧赶慢赶，一只草鞋慢慢就成形了，到了后来，为发挥他的专长，制作了打草鞋长橙，草鞋耙，腰钩，木锤，打起草鞋就更加快捷，家里劳力差，孩子多，家里的盐巴钱，小孩上小学的学杂费，全靠他晚上打草鞋挣副业来添补。

张大榔头是位性格开朗、活泼的老人，一有空，身挎一个镇南（南华）小三弦，坐在村邻花大门石坎上，弹唱民间小调，常乐趣的跟旁边人说，别看我老倌穷，我自弹弦子自宽心。

渍麻阿婆杨大嫫

种麻、渍麻、织麻布是乡村农家的生计，必不可少的活计，现地名还留有多处麻地村，麻地的称谓。

麻布在过去几十年前在乡村农家是主要布料衣着，麻布衣服男女

老幼皆穿之，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年代，上身多穿麻布衣服，下身能有件把茵单布、灯草绒布作裤子都不错，还有穿麻布裤子只作长短裤，打齐膝盖，很少做成长裤。

要说织麻布，先要从渍麻工序开始，是农村妇女每家的手艺之一，不会渍麻，不会织麻布，基本上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村媳妇。要说村里渍麻织布的能手就要数毛门杨氏大嫫，老人一手绝活，渍出的麻团柔、顺、软，搓出的麻线均匀，纳出的毛边鞋底细密、结实，耐看又耐用，纳鞋底的麻线都上黄蜡（蜜蜂饼提炼），神奇的是经她手渍出的麻线，一团线都要节省半碗黄蜡。

乡村妇女渍麻时间多数在农闲，过节期间或许晚上才有时间，杨大嫫渍麻很有名气，往往看见门前晒凉一大堆粗麻，经过灶灰浸煮，拉得成团，抵一把撕一段，做成很多小麻团，再通过手摇纺车，再织布等复杂工序，从渍麻到织布，倾注了乡村妇女的多少心血汗。（永仁县妇联 杨世艳推荐）

致敬！与牛相伴的青春岁月

作者 起红丽

“清晨的朦胧中，总有它辛勤劳作的背影；夕阳的晚霞下，依旧是它忙碌的坚持。”人们对它敬重有加，夸赞不已。憨厚、善良、任劳任怨是人们对它最实在的赞美……它就是——牛。

然而，年幼时我并不喜欢牛，甚至及其讨厌。从我记事以来家里就有头大黄牛，它性格暴躁脾气古怪。吃食总是挑三拣四，到了山上也是挑肥拣瘦满山疯跑。它很好斗，每天在路上遇到别家的黄牛就一定要来场决斗。遇强则示弱，夹着尾巴落荒而逃，遇弱则占强要把对方往死里磕。也许是黄牛年轻气盛，也许它天性不良，它不仅好斗，

还到处疯跑。哪里有岔道就往哪里跑，想让它朝东偏要朝西，那时我只能看着它哭鼻子。它唯一的优点是：干活一个顶俩，父亲常常以干活能手来夸耀它。大概是印证了那句话：有能力的都有脾气吧。然而再有能力家里也不能留它了，唯一能驾驭它的是父亲，父亲不能天天照料它，放牛馆的我又招呼不住它所以只能卖掉。

卖了黄牛以后我无比开心，我再也不用放牛，也不用对着牛哭鼻子。我还可以和小伙伴玩耍看电视过无忧无虑的童年了。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父亲又拉了头母牛回来，父亲说：“你好好照顾这头母牛，以后生小水牛，可以卖钱哟。”美好的梦还没做一半，理想的泡沫就支离破碎了。我只能乖乖当回我的放牛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放牛就是我最大的任务。年幼又好强的我内心虽然渴望解放，渴望自由，渴望玩耍，但我也为小小年纪就能帮助家里分担任务而倍感自豪，于是我便尽心尽力的照顾放养它。

母牛的脾气也很大，它也爱和别的牛打架。如果别的牛靠近它，它就会两眼瞪得圆圆的，两只耳朵竖立着，尾巴紧紧夹起来，头低低垂下，一步一步地逼过去，用坚硬的角猛顶过去！你别看老水牛平时很温驯，但在这时，它完全像一头猛虎！村里头的水牛几乎都不是它的对手，专职放牛的爷爷奶奶嫌弃我家的水牛爱打架，一见到我出门放牛就躲得远远的，有的直接说牛会打架不要跟他们。我家的水牛就这样被村里的放牛队给孤立了，孤立就孤立吧，我照样每天赶着牛上山下河哪里草多哪里去。那头母牛虽然好斗但它犁田打耙却也是个能手，也是可以一个顶俩。每当农忙季节，母牛不仅要承包家里所有田地的翻种，还要承担亲戚家的很多土地的翻种工作。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只能靠母牛来和亲戚换工，亲戚出力我家出牛。平时好斗的母牛到了田地里工作就显得老实、卖力，因此母亲对它也是疼爱有加。母亲

会在农忙的早晨安排我早早把牛拉到草多的田埂边放，据说牛儿吃着挂着露水的草长得壮，我也确信。我便天一亮就拉着牛出门，到太阳高挂才回到家，我总是背着一个背篓割满满一筐草回家，当做它晚上的宵夜。要知道它是家里面除了母亲以外的第二个顶梁柱，全家人得好好待它。它也不负众望，吃口比先前的黄牛好，喂啥吃啥，在我们的照料下它长得膘气十足，它还为家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因为劳力少我家就只养得起两头牛，当老牛生了两小头牛以后就会卖了，再等着小牛长大生小牛，再卖老牛，循环往复。这样一代代的牛为贫困年代的我家解决了很多的经济问题。

放牛的差事于我来讲掺半着童年的喜怒哀乐，充斥着虽然苦难而又充实快乐的味道。那些边放牛边在河里摸鱼捞虾的日子；那些因为贪玩把牛给丢了的每一次心惊肉跳；那些边放牛边完成的寒暑假作业；那些放牛时光做的各种五彩斑斓的“梦”。一切和放牛有关的事情都让我的人生回想起来那么的刻骨铭心，尤其是那次牛吃了邻居家的粮食被母亲毒打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父亲去世已有两年了吧，有一个夏天的傍晚，西边天空还挂着形状各异的火烧云，我看到天边的云霞时而像一群红红的羊群在奔跑，时而像几条火红的金鱼在嬉戏，我赶着吃饱喝足的母牛乐滋滋的往家走，心里想着：回家吃饭，然后看我最喜欢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走到村口遇见小伙伴们玩游戏。贪玩的我心想：反正都已经进村了，俗话说“老马识途”，我家老牛也会“识家门”，母牛会自己回家的，姐姐在家里煮饭呢。我便加入了他们的游戏中，当我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有位大妈气急败坏的跑来告诉我，老牛并没有“识家门”，而是跑到邻居家地里了。我像出鞘的剑一般朝邻居家玉米地飞奔，鞋子跑掉也顾不上捡，看到母牛已经消灭了半块玉米地的玉米，被好心

的大妈栓在地边的树上。心满意足的母牛还得意的向我甩着尾巴，仿佛在说“真美味”，我顿时傻了眼！

晚上，忐忑不安的我等着母亲干活回家并责罚，然而等待我的不只是责罚而是一顿前所未有的毒打。连同在家煮饭的姐姐也一同遭了殃。后来才知道邻居见着母亲就骂，母亲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按照棵数赔偿玉米。可是邻居得理不饶人，什么难听骂什么，其中有一句是说：你家姑娘有人养没人教，连头牛都看不住还能干嘛……好强的母亲哪里听得这样的话！

那个夏天的晚上，本应该母女三人各自完成家庭任务，吃完晚饭后坐在24寸黑白电视机前，等待电视剧的开播。然而就因为我的贪玩，新白娘子传奇泡汤了，我们家省下了一顿晚饭还省了看电视的电费，连做梦都省了。那晚成了我童年最为黑暗的一晚也是最为透亮的一晚。至今还清晰记得母亲进家门没有和我们姐妹俩说一句话，我们和她说话也是不理睬，阴云布满她的脸，还有一种麻木绝望的神情，那种神情我只在父亲葬礼上看见过。过了半晌她厉声问我：“牛为什么会跑人家地里去？！”我支吾着说：“我以为牛会……”，“你以为，你除了玩还能干什么？”话音未落，打牛鞭像雨点一样落在了我的腿上、身上，姐姐跑过来护住我母亲便连姐姐一同打，顿时寂静的房子充满了我和姐姐凄厉的哭声，母亲打累了瘫坐在地上不停的抽搐，我也记不清母亲说了什么，只记得母亲阴沉的脸和手中的鞭子在空中舞动的咻咻声和打在身上腿上的啪啪声，还有身上传来的钻心的疼痛感。还记得母亲说了一句：就算是孤儿寡母，也不能让人看不起！

懵懂的年纪，对“看不起”三个字不甚理解，看着母亲的神情我似乎有点明白。脑海中莫名浮现出母牛在打斗过程中坚毅的眼神和无畏的低头奋进的样子。对于母牛的陷害我耿耿于怀，但对母亲的教育也

铭记于心。以后的日子，我小心翼翼尽心尽职生怕它又去祸害别人的粮食。八九岁的年纪我比别人多了一份责任和自强，这是牛被动教会的，也是母亲痛心教会的。

牛不仅是家里顶梁柱之一，不仅教会我责任和自强，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我和姐姐能够读书识字，还有我和弟弟能够顺利拿到大学毕业证。记忆中九十年代的农村还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经济状况。村子里虽然已经有了送孩子接受教育的意识，但劳力就是生产力的思想还是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当我和姐姐读到小学毕业时，总有年长一点的长辈在母亲面前说：“女儿长大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没用，能算点账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回家帮忙盘田种地，喂猪喂鸡才是正事，等长到十七八岁么换酒喝咯得了。”母亲只默默听着，但她不会忘记就因为她是女儿一辈子没有进过学校，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这个残酷的事实；她不愿意自己的女儿正如邻居所说：连牛都放不好；她也不愿意让地底下的父亲责怪她没有给女儿接受教育的机会；她惟愿自己吃苦受累也要让自己的子女能走多远走多远。长辈们见说了没用就无奈的说：“你这牛脾气，真拿你没办法！我们也是看着你一个女人那么辛苦的份上才苦口婆心的劝你，唉……”母亲只是苦笑，不回答。所以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儿们大多只读到小学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继续接受高一级教育的很少，我是为数不多的考了高中读了大学的山里女儿。当然农村儿子考高中的也不是很多，尽管后来慢慢多了但读大学的男孩仔细数数，小我七岁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是村子里同龄人中的唯一一个。也许你要问我的姐姐呢？我的姐姐和很多其他家里的老大一样属于牺牲自我成全弟妹的奉献者，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和水牛一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大学，我去了远离家

乡的省外读书，放牛的接力棒交在弟弟手上。我常常训诫弟弟要好好喂养它们。在大学里，除了想念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河水外，也常常梦见自己在放牛。时光匆匆，大学转眼毕业，我还欠着学校七千多的助学贷款。我对母亲说：要拿毕业证就得把贷款还完才可以，还不了就只能暂时拿复印件……母亲沉默了许久说：等我把家里的母牛卖了，也许就差不多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脑海里浮现出那个曾今被我骑，被我捉弄，吃了人家粮食被我撵着毒打发气的母牛，那一双柔和的眼睛仿佛泪眼朦胧……不对，朦胧的原来是我的眼睛。

最终，牛卖了四千六，母亲攒了一千五，自己暑假打工攒了一千五，贷款还了，毕业证顺利拿到手。08年我终于毕业了，工作了，家里还剩一头小水牛。工作之余回家我也还会帮母亲放牛、喂牛，偶尔也会劝说母亲把牛卖了和我一起到城里住。母亲断然不愿意，只说：就剩下这个小的了得好好养着，好好养着……

2016年，弟弟大学毕业。一年一万的学费还欠着，毕业证也要被暂扣，母亲和我商量要不再把家里的水牛卖了，也能还一部分钱。我说不用商量，反正也养不动了卖了就卖了吧。母亲重复着我的话：卖了就卖了吧……于是决定卖给村里亲戚。卖牛那天我也赶回老家，最后再看看为我们家做贡献的那头牛。母亲一大早起来煮了猪食特意喂了水牛一大桶还加了盐。瘦小的母亲站在壮实的水牛旁，摸摸牛角，捋捋牛毛，赶走牛身上的苍蝇蚊虫，嚷嚷自语：多吃点，多喝点，服侍你最后一顿了。以后要好好吃草，好好干活……此时的水牛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温顺，似乎听懂了母亲的话，甩着尾巴，不停的煽动那宽大的耳朵……温和的眼睛里仿佛又是汪汪的泪水。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明白母亲不仅是在和一个动物告别而是和我们一家的艰难岁月告别。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对奶牛最高的赞誉；“吃的是草，奉献的是美好生活”是对我家牛的最高赞誉。牛好斗，但它为家里做了无私的贡献；母亲好强，但她撑起了一个在别人眼中撑不起的艰难而又温情的家。我要感谢母亲的坚强、坚持和坚决，感谢长辈们口中说的母亲的“牛脾气”；也感谢投胎到我家里帮母亲犁田打耙，在田间地头，在每一个白天黑夜时时陪伴母亲的一头头老牛小牛；也感谢被我们卖给别人换钱过生活，供我们读书上学的所有牛；还感谢教会我责任和自立，陪着我做假期作业，陪着我做童年美梦的所有牛。从第一头母牛来到我家最后一头牛离开我家，我已经数不清家里究竟有过几头牛。但我心里知道实际我家就只有三头“牛”。我家的牛就要去新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啦，我想告诉它：现在珍重，未来可期！（永仁县妇联 龙光俊推荐）

我的父亲

作者 伍振美

每当想起父亲，我的心情都十分复杂，我不知道，我该如何评价父亲的一生，也不知道，父亲又如何看待他的一生。

父亲已离开我们五年了，这五年来，我没有看过父亲的照片，也没有为父亲烧过纸钱。无数次在梦中，父亲总是以一副很落魄的形象出现，我们也总是激烈的争吵。关于父亲。一直想要写点什么，拘于某种纠结亦或是莫名的原因让我一直无法下笔。说不清楚为什么，自从我上高中以来，总是和父亲发生冲突，其中大部分的原因，今天想来是为了母亲。

父亲常和母亲吵架，母亲通常是哭得很伤心，家中无外人时，父亲就甩手走人，半夜才回家；家中有外人时，则越骂越起劲，甚至带

着一点戏弄。那时，我总站在母亲一边，帮母亲吵架。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这样看不起我母亲，当初为什么娶她？”父亲把眼一瞪，说：“我们的事不要你管！”当我和父亲越吵越激烈时，母亲就会说上一句：“没良心的，那是你爹，你怎能这样和他没大没小的吵架！”我通常情况下都是又气愤又伤心的跑到同学家，第二天回家，家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后来，我有了工作，在闲暇时间，我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而且特别爱邀约朋友来家里喝酒。我每次回家，父亲不是骂母亲，就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女儿。他经常指着我对别人说：“看，那就是我女儿，穿蓝色衣服的那个，你们看清楚了吗？”那些人就哈哈大笑，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恨不得指着父亲臭骂一通。来家里的人都是老熟人，老邻居，他们对我的情况早就了如指掌。但只要我一回家，父亲都要这样说。因此，我不喜欢父亲，也不喜欢那些乡邻。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回家的次数就少了。偶尔回趟家，父亲依然是老样子。有时，他喝醉了酒，会乱骂我的孩子，会半夜三更叫我们一家三口滚蛋，我们只好连夜返回自己的家。尽管如此，我依然还是惦记着我的父母，我知道，人要懂得感恩。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年纪更大了，他和母亲自己住，尽管他有好几个儿子，但是一个儿子都和他相处不好，他也不屑和儿子们住在一起。我就在我工作的地方买了民房让父母自己住（因为父亲说他们自己住才自由），负责起了父母的一切生活开支。我每月回家看望他们两三次，给他们买好生活日用品，再给他们一些零用钱。父亲照样经常请人来家里喝酒，年纪大了，喝酒又没有节制，为此还住了两次医院。他不听我的劝说，认为是我不想给他酒钱。医生也告诫过他，

不能再喝酒，要不然，会危及生命。他第二次住院是因为酒喝多了，胃出血。出院后，他确实有一星期左右没喝酒。后来又喝上了，我就只给他很少的零用钱，希望以此控制他的酒量。没想到，父亲却在母亲的搀扶下来找我了。左邻右舍都说，父母年纪大了，要顺着他们一些，父母高兴，才能显出我们有孝心。我很矛盾，顺着他们，让他们喝酒，他们的身体会经不起折腾；控制他们喝酒，身体好了，心情却不好，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不准喝酒，比死都难受”。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是决定，让父亲把酒戒了，好好过几年日子。一开始，父亲很难受，他不和我说话，慢慢的，他的饭量增大了，兴趣转移在了电视上。我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曙光，满心的欢喜。

突然有一天，父母离开家了，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四川。父亲在老家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也有好多侄儿侄女。他们纷纷给我打电话，说父亲想在老家多呆些日子，各家走走串串。我想起了“叶落归根”，又欣慰又担心，高兴的是父亲在晚年还能兄弟姐妹团员，担心的是不知他这一去有没有归期。将近一个月，父母归来了，是他们的侄儿送回来的。父亲看上去很瘦弱，心情却很好。他自豪的告诉我，老家人对他很好，顿顿喝酒都没人限制。而且父亲的家乡盛产小窖酒，喝酒是不愁的。看起来，因为酒，父亲对我的怨恨实在是太深了。我又一次陷入矛盾之中，到底是让父亲高兴，还是让父亲长寿。

在父母归家之后的第七天，我还没有理清思绪该怎么重新处理这个问题，父亲就永远离开我们了。后来，据母亲说，在四川的日子，父亲很少吃饭，天天陪伴他的都是酒，好像要把我控制的酒量补回来似的，亲戚又不会不给他酒喝。在给父亲装殓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父亲骨瘦如柴的身体，想必他真的是油尽灯枯了。就这样，我没了父亲，我说不出自己的心情。

五年了，我还在想这件事。有时，我会迷迷糊糊的想起，是不是该给父亲买酒了。（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家都不会忘记给父亲带酒。）等我面对现实，想起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的时候，我的心上就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我知道，父亲成了我心里永远的伤痛。

父亲啊，愿您在地下安息！（永仁县妇联 杨娟推荐）

主编：杨丽平

编辑：蒋虹 赵云梅

送：州委办、州人大办、州政府办、州政协办、州纪委办、州纪委州监委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

发：各县市妇联，州属、驻楚省属单位妇工委、妇委会、女工委员会，女企业家协会、彝绣协会，州妇联各科室

楚雄州妇女联合会办公室

2020年8月31日印制